

## 書 評 Reviews

葉李華著，《衛斯理回憶錄》系列小說，全套十冊，已出版七冊：《錯構》，臺北：皇冠出版社，二〇〇六年。二五五頁；《同位》，臺北：皇冠出版社，二〇〇六年。二四一頁；《蓋世》，臺北：皇冠出版社，二〇〇七年。二四七頁；《移心》，臺北：皇冠出版社，二〇〇七年。二五三頁；《嵌合》，臺北：皇冠出版社，二〇〇七年，二五二頁；《天算》，臺北：皇冠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。二五四頁；《瀾散》，臺北：皇冠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。二五五頁。

黃 海\*

### 《衛斯理回憶錄》的後設重構

—兼敘科幻文學評論的難點，破解「衛斯理—倪匡—葉李華」身分謎底

#### 壹、前言：「泛科幻」<sup>1</sup>的另類觀點

科幻奇幻作品，不為主流文學所見賞，被認為是「次文化」，難登大雅之堂，可說舉世皆然，理所當然。奇幻文學《哈利波特》、《魔戒》作品的成功，帶來影視跟進，其通俗色彩只能訴諸玄怪娛樂，難以讓人覺察其

---

\* 黃海，本名黃炳煌，現任靜宜大學、世新大學兼任講師。

<sup>1</sup> 「泛科幻」一詞係筆者於《台灣科幻文學薪火錄 1956-2005》一書的序文中首唱，由於科幻奇幻作品有時混融一體，難以區分，為稱謂指涉的方便，基於廣義的科幻概念提出，甚至包含了科幻奇幻，參見黃海 Huang Hai，《台灣科幻文學薪火錄 1956-2005》*Taiwan kehuang wenxue xinhuo lu 1956-2005*（臺北 [Taipei]：五南出版社 [Hunan Culture Enterprise]，2007年1月），頁 xii。

意涵；在科幻文學的領域裡，同樣有其深淺不同的層次，或傾向怪奇媚俗，或蘊含人文哲理，或充滿科學想像，不一而足。

嚴肅的高層次的科幻小說，是越過科學或現實的邊陲，往未知的超現實領域探索，架構新邏輯，發展情節，表達創作理念，創造出來的世界，往往是令人驚異的，有其不同人生境遇或宇宙情境，激發出不同面向的深刻思維，這也是科幻小說所以迷人的所在。它可以是傾向文學思維的，具有人文關懷，社會批判，哲理思考；也可以是傾向科學理則的，預示未來的科學進展，警告科技對人類社會的影響，科技的災難；或是兩者交織混融摻雜一體，成為天衣無縫的科幻奇幻文學形式，埋伏著雋永哲理和科學哲學的寓意內涵。美國作家雷·佈雷伯瑞（Ray Bradbury, 1920-），《火星紀事》、波蘭作家雷姆（Stanislaw Lem, 1921-2006），《索拉力星》，就曾經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；另外，義大利的卡爾維諾（Italo Calvino, 1923-）、阿根廷的波赫士（Jorge Luis Borges, 1899-1986），他們的作品都是以藝術的深邃經營，獲得學世讚譽；其他耳熟能詳的《一九八四》、《美麗新世界》則已列入經典文學名著；甚至，如果為了增添科幻文學門楣的光環，我們也以引用日本石川喬司、伊藤典夫，在《世界科幻文學總解說》中，將科幻作品分為九類：宇宙生物、未來社會、幻想和奇異世界、時間和多維宇宙、人類進化、毀滅和末日、冒險及神奇、諷刺及幽默性、古典科幻，其中有一部一九八三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作品——威廉·高汀（William Golding, 1911-1993）的《蒼蠅王》，也被收入科幻之林，作為「毀滅和末日」的文類。以上所提的這些作品所表達的共同特性是：文學氣息濃厚，藝術境界高雅，富含哲理和深刻寓意。科幻小說本來就是一個曖昧的文類，說這些作品是科幻小說，作者本人也許未必同意，但在科幻文學領域裡，就廣義的意義的「泛科幻」意義來說，將之歸類為科幻小說，當作科幻作品鑑賞，也有其必要。

倪匡的小說儘管帶著相當程度的玄幻色彩，如今，葉李華的以後設技巧，化身為書中主角，寫作《衛斯理回憶錄》，穿梭人物內心，就其經歷

的千奇百怪事件加以詮釋印證，融合玄幻奇幻科幻科學科普，並加入科學知識模塊，烹調釀作成鮮味新餚，我們撇開文以載道的嚴肅意義，從通俗文學的觀點，或科幻創意的呈現，探索其創作意圖。

## 貳、科幻文學評論的曖昧性

我們從中國大陸在科幻小說發展所經歷的波折，議論科幻小說的是是非非，可以釐清一些混濁概念。由於中國大陸龐大讀者和數不清飽學之士或少數毛求疵的腦袋，面對科幻小說這個新生的、非驢非馬的文類，科幻小說在文革之後二度興起，當時到處蔓延的「不講科學、甚至反對科學，荒誕不經、低級庸俗的偵探小說、鬼怪小說、黃色小說，以及某些談論社會政治問題的小說，都紛紛掛上『科學幻想』的招牌……敗壞著科學幻想的名聲。」<sup>2</sup> 科幻小說不免遭遇清算整肅，1983年報章雜誌長篇累牘的批判文章，猛烈砲火攻擊，將科幻小說指為「偽科學」、「反科學」、「精神污染」、「靈魂出竅的文學」、「逃避主義」，加上官方嚴厲的行政命令，科幻作者受到嚴厲懲處，這次政治運動幾乎使整個中國科幻文學夭折，產生的經濟和文化後果則無法估量。這個運動也導致中國大陸的科幻之父鄭文光1983年4月中風癱瘓（1992年5月，筆者與鄭文光夫婦在北京的一次餐敘，他倆親口講起）二十年去世；中國大陸的科幻文學隊伍，也一度潰不成軍。這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，科幻創作高潮的一次重挫，「在整個爭論過程中，鄭文光並不是焦點人物，評論界集中批判的是更年輕、因寫作《小靈通遊未來》而風頭正勁的葉永烈。」<sup>3</sup> 所幸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

<sup>2</sup> 施同 Shi Tong,〈科幻作品中的精神污染也應清理〉“Kehuan zuopin zhong de jingshen wuran ye ying qingli”,《人民日報》[Renmin ribao] 1983年11月5日,第3版。轉引自馮臻 Feng Zhen,〈主流話語的規則與科幻小說的潰敗〉“Zhuliu huayu de guize yu kehuan xiaoshuo de kuibai”,吳岩 Wu Yan 主編,《現代性與中國科幻文學》Xiandaixing yu Zhongguo kehuan wenxue (福州[Fuzhou]: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[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],2006年),頁179。

<sup>3</sup> 陳潔 Chen Jie,《親歷中國科幻——鄭文光評傳》Qin li Zhongguo kehuan: Zheng Wenguang

又生，科幻文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，歷經風風雨雨，終至成長茁壯，如今四川成都的《科幻世界》月刊，成了全世界發行最廣的科幻雜誌，科幻文學作家也形成了筆隊伍；科幻文學的雅俗兩極化，到底姓「科」、還是姓「文」的爭議，塵埃落定，一直到今天為止，科幻小說普遍被公認是「小說」，「雖然因『科幻』而有別於傳統文學小說，但其基本屬性和文學作用的『特徵』，依然是文學小說所共有的，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反映，是以語言文字工具，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。……科幻小說的文學性可以有高低，但沒有文學性的科幻小說是不存在的。或者說，『小說』沒有『文學性』不成爲小說，科幻小說亦然。」<sup>4</sup>

台灣的科幻創作一直保有大陸所未享有的自由度，從未遭遇任何批判檢討，台灣科幻文學在發展的初期，開創者——之後被尊稱爲台灣科幻教父<sup>5</sup>——旅美學人張系國，一開始就揭櫫「科幻小說裡的科學多半是僞科學，是藉以擴充幻想範圍的工具。」<sup>6</sup>，張系國指引了做爲科幻文學必須俱備的藝術性，利用科幻道具反映另一視角的人生意義，主張文以載道，至於科幻元素是否合乎科學，從來就不會有人咬文嚼字挑毛病，相反的，我們偶爾會聽到利用科幻小說——其實是指立基於現實科學的「科學小

---

*pingzhuan* (福州[Fuzhou]: 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[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], 2006年), 頁 177。陳浩指出：鄭文光看來，葉永烈最好的作品〈世界最高峯的奇跡〉寫登山隊發現恐龍化石，藉以孵化出古代恐龍。《小靈通遊未來》至今銷售三百萬冊，談到氣墊船、水翼船、小直昇機、家用飄行車、電視手錶、機器人保姆、人造器官、記憶移植等數十項未來科技，有的早已實現。

<sup>4</sup> 董仁威 Dong Renwei 主編，〈科學小說和科普小說的寫作〉“Kexue xiaoshuo han kepu xiaoshuo de xiezuo”，《科普寫作通論》*Kepu xiezuo tonglun* (成都[Chengdu]: 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[Sichuan kexue jishu chubanshe], 2007年), 頁 202。

<sup>5</sup> 2006年春間，台灣的「年代電視」記者魏華萱來訪問，之後播出的電視節目不過一二分鐘，一度打出標題「台灣科幻教父」，媒體講求賣點，這個未經我過目的錯誤標題，讓我深心不安，當時即要求更正。

<sup>6</sup> 張系國 Zhang Xiguo, 〈奇幻之旅——科幻電縱橫談〉“Qihuan zhi lu: kehuan dian zongheng tan”，《天城之旅》*Tian cheng zhi lu* (臺北[Taipei]: 洪範書店[Hongfan shudian], 1977年), 頁 211。張系國在不同的場合，應不只一次提出的科幻中的科學多半是僞科學的概念。

說」——來推廣科學，這樣的呼聲和想法也非常普遍。

台灣讀者頂多能意會到的科幻文學的曖昧和矛盾是：「學文學的人說它不是文學，學科學的人說它不是科學」，這是 1970 年代初期我在《書評書目》讀到一篇文章中精采傳神、一針見血的評語；再聽聽英國著名作家、評論家伯吉斯（Anthony Burgess, 1917-1993）的中肯之言：「科幻小說這個詞彙也許沒有真正的合法性。如果它構成一個單獨的類型，那麼它就必須有一套新的評價規則。」於是，我們看到科幻小說在美國與傳統文學分開，另立評價標準，受矚目的科幻雨果獎，每年由參加會員投票選出，科幻的範圍和定義是模糊講不清的；科幻小說在台灣初盛的 1980 年代，張系國力倡科幻小說與傳統文學分開評審設獎，他在美國長年居住，深切瞭解到科幻文類的評鑑上的困難。林耀德說得好：「台灣科幻界也曾嘗試找到『一套新的評價規則』，套新的規則可能造成『好的科幻小說不必是好小說』或者『壞的科幻小說是好小說』的結果嗎？如果不是這樣，又何必尋找一套不同於論斷一般小說的鑑別標準？」林耀德的質疑<sup>7</sup>，同樣是大多數人無解的困惑，之後，林耀德也帶著他的問題突然離開塵世。

而今，我們來到二十一世紀，科幻小說併同傳統文學在衰退沒落中，奇幻小說有崛起趨勢。歐美國家甚至引發了科幻小說是否正在死亡的爭論，印證了數學家、電腦天才、科幻作家維爾諾·雲格（Vernor Vinge）於 1993 年提出的理論：「到了 2020 年，科技的快速進展將使任何人無法預知不久的未來將會出現什麼，科技將會戲劇性的使社會產生變革，以至科幻作家的想像力將無法跟上現實。」<sup>8</sup>2003 年 10 月 18 日，交大科幻研

<sup>7</sup> 林耀德 Lin Yaode,〈成熟的甜度——評黃凡科幻小說集《霜淇淋》〉“Chengshu de tiandu: ping Huang Fan kehuan xiaoshuo ji *Shuangqilin*”,《幻象》[*Huan Xiang*]期 7(1992 年 9 月), 頁 106。才華橫溢的詩人、小說家、評論家林耀德, 1962 年出生於臺北, 1996 年才新婚不久, 傳因減肥過度, 心肌梗塞遽逝, 享年 34 歲。

<sup>8</sup> 維爾諾·雲格(Vernor Vinge),〈想像力跟不上科技 科幻小說已失明?〉“Xiangxiangli gen bu shang keji, kehuan xiaoshuo yi shiming?”,《國際先驅報》Guoji xianqu bao[*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*], <http://book.qq.com/a/20040922/000038.htm>, 2004 年 9 月 24 日下載。